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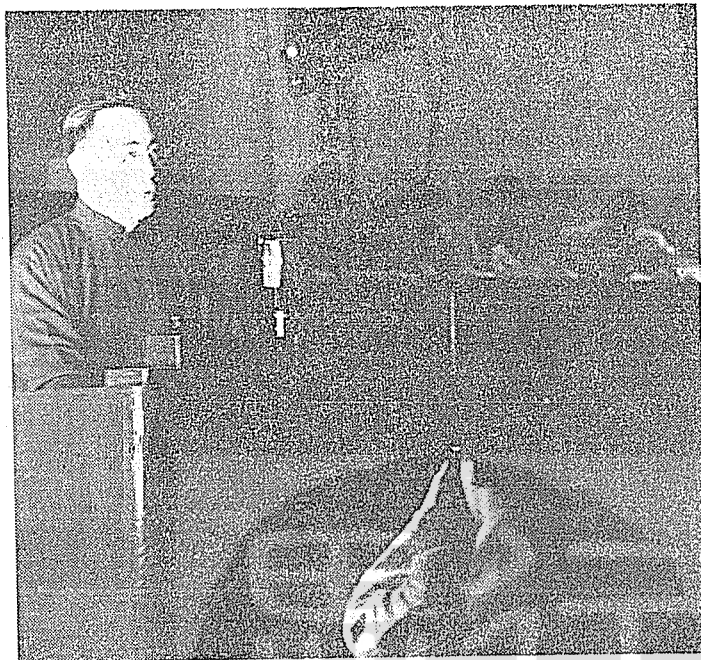
# 于斌二三事

王醒魂

## 片言足以解紛

我與于斌樞機主教野聲先生，并不能算是深

交。他雖然大我不到十歲，我一向把他看作前輩。不過，我有個同窗好友鄭震宇博士，倒是他平生莫逆之一。也因為這種關係，民國三十六七年在南京，我們有過一段接觸頻繁的機會。一晃三十年，世事滄桑，白雲蒼狗，多少事情，已恍如隔世。但野聲樞機當年的聲音笑貌，却歷歷如在目前！



抗戰勝利後于斌在南京國民參政會發言時之神情。

有一次小宴中，我們在一起。當時在座的人，有以豪爽耿直著稱，以後任立法院長的張道藩先生，有四川大學校長後來出任教育部長考試院副院長的程天放先生；也有來台後任內政部長及行政院副院長的余井塘先生，享譽世界的于斌樞機主教（當時南京區總主教），也有在密芝那一戰成名的孫立人將軍，還有學術界重鎮胡適博士。就中有所謂「中國戰略家」之稱的劉為章，是那時國防部的參謀次長。我知道他思想有點兒左傾，於是向他挑戰。我說：

「我想請教閣下一個問題。那就

是，自一九四五年第二次大戰結束以後，史太林趁機擴張，製造歐亞鐵幕，而今年（一九四八）捷克政變以後，民主國家也奮起組成西歐聯盟，以為對抗。美國也準備參加，將要締結『北大西洋公約』；兩個世界正在逐漸形成。這樣發展下去，兩個陣營終將發生衝突，不可避免地將會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。如果世界形勢真是那樣發展下去，那時候，將軍以為那方面將可獲勝？」劉為章說：「那無疑將是埋葬了資本主義；而由共產主義統治世界。」我說：「將軍所說的，似乎是一套宣傳八股；世局不會那麼簡單。蘇俄的科學、工業、技術，都遠不如西歐與美國，而且蘇俄正在走上共產帝國主義侵略的道路，將來敗亡的將是共產集團，而不是自由世界。」兩方議論，顯然是針鋒相對。一時形勢，略現緊張。胡適博士笑着向我點點頭，但未作聲。于總主教笑吟吟地走過來，向我們兩個握手，然後說：「這問題太大了，也大複雜了。我們今天要輕鬆點兒。下次我做東，專請兩位，作專題小組討論，獲致結論了，然後請大家參加。好不好？」這話一出，大家一致鼓掌，我和劉也相視而笑，結束了這場論戰。這正是古人所說的「片言足以解紛」

！野聲先生，就是這麼一份高度智慧與幽默感的人。

### 一項未透露的歷史秘密

不久，胡適先生起身說：

「另有一處集會，我必須到場。」他於是先走了。胡先生一走，野聲先生很瀟灑地，也可以說很高興地站起來，說：「要告訴大家一個故事。」并說：

「這是我親自經歷的幕後新聞，現在國內還是很少人知道的。」大家問他「什麼事？」于總主教於是慢慢道來：

他說：「共黨因為後面有蘇俄撐腰，一面要佔領東北、華北，一面在全國各地騷亂，就是不願見中國統一。這次國民大會（按：即三十七年召開的第一次國民大會）他們也蓄意搗亂，不派代表出席，肆意反對政府，并對蔣先生（按：即先總統 蔣公）作人身攻擊。蔣先生不忍生靈塗炭，總希望國家有個和平建設的機會。他覺得個人進退不成問題，於是尋求緩衝的一切可能機會。在國民大會選舉總統的前夕，特地邀請胡先生商量大計，問他願否出來競選總統。胡先生驟然聽到這話，宛如晴天霹靂，完全出乎他想像之外，接着說：「這怎麼可以？蔣先生二十多年來領導國家，完成統一大業，現在又贏得抗戰勝利，真是中外同欽，全國愛戴，您不做總統，還有誰能做總統呢？我一介書生，絕對不能作此想！」野聲總主教繼續說：「蔣先生看到胡先生態度誠摯，也非常感動。但仍感慨萬千地說：『現

在國家來日太難，蘇俄帝國主義一貫亡華政策，正以全力促共黨叛亂，企圖奪取政權。而我們盟邦，由于馬歇爾調解失敗，心懷成見，杜魯門總統居然下令停止援華。使我們在軍事上、經濟上，遭遇十分困難。現共黨正以全力反對我個人，我退位了，形勢也許可能會好一些。我雖在野，我們整個國民黨的力量，仍當全力支持胡先生，總要使大局不致糜爛才好。』蔣先生真是以公天下精神，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的志節，表示了個人進退的態度。也使胡先生頗為動容，知道蔣先生的苦衷，純然為國家前途着想。於是胡先生說：『茲事體大，使我非常惶恐，讓我慎重考慮，明天再來答覆，好吧？』蔣先生點頭，於是胡先生辭出了。并連夜跑來看我，問我『這事怎麼辦？』」

于先生於是冷靜地對胡先生說：『這問題很簡單。我先問一下胡先生：『蔣先生功高蓋世，他挑不了的擔子，您還能挑嗎？這是一方面。而且滿朝文武百官，您能統御嗎？』胡先生說：『蔣先生是我全民一致擁戴的領袖，我何敢比蔣先生？這是不用說的。至於文武百官，國家自有典章制度，各盡厥職，自沒問題；要說統御，我是不能。』于先生又說：『還有黃埔學生，都是蔣先生一手培植的子弟兵，這些將軍們，您能駕馭嗎？』胡先生說：『軍人保國衛民，各有天職。要說駕馭，則我不能。』于先生又說：『蔣先生把亂糟糟的中國，隻手統一起來，現在又把日本鬼子打垮，取消了百年來的不平等條約，真是前無古人的大事業。共產黨還敢公然反對，他能

讓您安於其位麼？』胡先生說：『是！共黨不會放過我們的，他必定用一切造謠中傷的手法，來打擊我們。』于先生說：『對呀！共黨秉承馬列遺教，接受史大林命令，號稱『世界革命』，意圖吞併中國，今日正挾內亂外患合流之勢，想要問鼎中原，所以今天必須有蔣先生那樣大英雄、大魄力的人，才能擔當國家的大任！』胡先生說：『我底想法，也和你一樣。』

於是，野聲樞機說：「現在我們可以獲致共同的結論了。從政治理想說，主政的人，必須有高度的智慧與深厚的道德作背景，才能對國家人民有偉大的貢獻。但從政治的現實說，必須有權力和組織作基礎，才能確實掌握政權。今日中國，一切都在未定之天，一切都還沒有制度化。所以今天中國，除了蔣先生，沒有人能收拾這個爛攤子！」

胡先生贊許地說：『對極了！春秋有三世之義，要是在『昇平世』與『太平世』，你，我也許可能被人認為是總統的適當人選；但在今天正是『據亂世』的時代，就必須有蔣先生那種雄才大略，而有大擔當的人，才能肩負天下的安危。』于先生說：「所以我要說，惟有孫先生（指國父）和蔣先生，纔是創造時勢的人；你，我都只能為時勢所創造。」胡先生說：「對了！你既有理論，也懂實際，真可以說是『與君一席話，勝讀十年書』了！我走了，謝謝您的合作，你已經替我做好答案；我明天就可以對蔣先生交卷了。」

從這兩個中國歷史的人物，也是人類中智慧

很高的人物底一番對話裏，不難看出于樞機主教觀物、論事之洞燭幾微，其所以定天下之大疑、決國家之大計者，有其難以企及的深邃的智慧。

### 「空城計」的妙喻

那時，抗戰勝利之後，百廢待興，而共黨叛亂，美援停止，通貨膨脹，物價高漲，民不聊生。在糧價、物價、工資惡性循環高漲情況之下，十萬元大鈔已抵不上一塊銀元的購買力。南京公務員上午發薪，拿着幾百萬元法幣，趕快到夫子廟或銀樓換成銀元，否則下午就會少了一半。在這種情況下，軍公教人員生活毫無保障，一般人民亦感朝不保夕。經濟恐慌的狂潮，正在劇烈地搖撼國本。

此時政府乃起用王雲五先生為財政部長，廢止法幣，禁止金銀流通，實行金元券政策。即一切交易，俱以金元券為標準。金條、銀元均禁止使用，必須兌成金元券，始能購買實物。當時比價，是兩塊銀元，兌金元券一元。實行之初，交易重新有一個價值的標準，物價穩定下來，軍公教人員生活始告安定，政府與人民俱鬆了一口氣，認為是貨幣改革的大成功！

正在這時候，有一個星期天，忽然有一位某部的單位主管飄然到訪，要我一同驅車去拜訪于總主教，請教他關於當前的經濟政策。我們到了于先生住處，開門見山，便問他對金元券政策有何高見？他說：「很好！再不改，公務員活不成了。」問他「將來結果如何？」他說：「似乎惟一的缺點，便是空城計。」我們乍聽有些不明白

，問他「何謂空城計」？他說：「就是只許拿金銀去兌換金元券；却不能拿金元券去兌換金銀。這種不兌現政策，將會影響人民對金元券的信心。萬一人民不願保有金元券，都拿去購物，形成搶購風潮，那就太危險了！」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上海幫會首領，因囤積物資，為經檢大隊所封存，乃不惜受共黨利用，破壞政府經濟政策。上海所有幫會人員，集中一切所有資財，開始向各大公司、各大商店搶購，終於造成上海的搶購風潮。並且立刻蔓延到首都，遍及全國各大都市。如果政府早已實行配給制度，按口發證，按證購物，搶購便無從發生了。這一風潮形成之後，一般人民與公教人員，亦參加了搶購行列，因為怕別人搶完了，自己便買不到了，於是必需品都被搶購一空。如果政府擁有豐富物資，搶購後立即充分供應，大量拋售，那搶購風潮也就不能發生作用了。可惜那時政府因抗戰八年，羅掘俱窮，倉庫都是空空的！故政府選台以後，懲前毖後，一切都有完整的計劃，因而三十年來經濟能夠不斷的進步。但當時由于物資缺乏，自然影響到價格上漲，於是物價穩定便被破壞了！接着，金元券政策，也就失敗了！

由這一樁事，常想起他那「空城計」三字的妙喻。而野聲樞機過人的智慧，實不能不令人折服。

現在居然有人主張「提高糧價，以改善農民生活」。其實，這主張如果實行，農民未必能受實惠，得實利的乃是商人。而糧價提高，勢必影響物價，終將影響人民生活。故以高價收購農民

餘糧則可；提高市場糧價則不可。如果于樞機仍在人間，當局要是請教他這個問題，他必將鄭重地說：「切不可輕信這些浮言濫語，以致糧價、物價交互影響，引起波動，牽動全盤經濟，恐怕後患無窮。」

### 上帝安排的旨意

由以上二三瑣事的敘述，可知于樞機主教智慧高，見識廣，心胸開拓，器宇軒昂，是中國現代宗教界最傑出的人物。由於他淵深的智慧，加上他底宏願與勇氣，所以能創造他一生光榮的偉蹟。他赤手空拳，創建了設備與建築都可算第一流的輔仁大學。他挺身而出，倡導教徒「祭祖」、「祭天」運動；實在是出於他一方面熱愛上帝，一方面又熱愛祖國，熱愛中國傳統文化，故他能毅然決然提倡自利瑪竇以後教徒中再沒有人敢提倡的「祭祖」、「祭天」運動。他實有志于把東方璀璨的中華文化，和西方希伯來的宗教文化，融為一體，以創造世界新文化。這是何等胸襟和抱負！

于樞機於民國六十七年八月十六日在羅馬梵諦岡逝世了，但我相信必然會繼起有人。他底死，是受耶和華上帝的徵召。也許上帝忽然想起要找他去辦點什麼事兒吧。這正如 蔣夫人宋美齡女士用之于樞機主教電文中所說：「上帝的安排和旨意，不是我們凡人所能了解的。」

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及  
叢書合訂本請撥電話 7072280